

亚洲的精神性

印度与中国的灵性和世俗

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The Secular and the
Spiritual in India and China

[德]范笔德 著
金 泽 译

亚洲的精神性

印度与中国的灵性和世俗

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The Secular and the Spiritual in India and China

[德]范笔德 著
金 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的精神性：印度与中国的灵性和世俗 / (德)
范笔德 (Van der Veer, P.) 著；金泽译。-- 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9

(宗教学理论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The
Secular and the Spiritual in India and China

ISBN 978-7-5097-8179-1

I. ①亚… II. ①范… ②金… III. ①民族主义-对
比研究-中国、印度-近现代 IV. ①D092.5②D093.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8902 号

· 宗教学理论研究丛书 ·

亚洲的精神性

——印度与中国的灵性和世俗

著 者 / [德] 范笔德

译 者 / 金 泽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编辑 / 范 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16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179-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3-586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宗教学理论研究丛书



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The Secular and the Spiritual in India and China
Peter van der Ve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14

本书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译出

前　　言

20岁我去印度，就像我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只是为了体验旅行带来的乐趣。我搭便车到了伊斯坦布尔，然后乘坐神奇的公交车到德里，再乘火车和巴士去加德满都、贝拿勒斯、加尔各答、马德拉斯、马杜赖、果阿和孟买。那时，我所受的教育并没有为我了解印度文化和社会做出任何准备，当我在贝拿勒斯、佳格那塔普里和马杜赖亲眼目睹了印度教习俗的时候，我尤其感到困惑不解。回到荷兰后，我开始研究印度学（梵文、巴利语和印地语）以及文化人类学，以便更好地理解我所经历的。从那时起，我一直从事印度人类学的研究。

2003年（正好是“非典”期间）在中国的短期之旅后，我于2004年开启了第一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我去了厦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和鼓浪屿（厦门附近的一个小岛），这是我最喜欢的荷兰浪漫主义诗人斯劳尔霍夫（Slauerhoff）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在我曾经工作过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就读的中国研究生告诉过我，宗教在中国完全不重要，与印度迥然不同。然而，我在此次和之后的访问中发现，这是官方的观点，事实上与现实完全不符。无论是厦门大学校园旁南普陀的众多佛寺中，还有离校园不远的渔业社区，宗教活动都异常繁荣。这些宗教仪式使我想起了印度。

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学习汉语并经常访问中国。我不可能重复我早期对印度社会的深入了解，但我越来越觉得在中国就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访问中国使我遇到了很多我之前从未想过的、与印度有关的问题。例如，在我看来，印度的世俗主义问题可以通过对印度与中国的比较而大有收获。世俗主义、世俗化和世俗文学以西方社会的研究为主。同样，印度人和中国人彼此一成不变的成见阻碍了他们看到其历史及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中的相似之处。我逐渐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和印度的现代历史在同一时期内既大相径庭又异常相似，对两者的比较有利于我们对这些社会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避开了帝国主义现代性对这些社会形态的巨大影响。欧洲（后来是美国）是帝国霸权与中国和印度社会相互作用时的对手。在概念的层面上，欧洲对中国和印度现代性的形成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一名社会学家在没有源于欧洲的社会科学概念框架和词汇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社会形态的，这需要在翻译中持续保持反省能力。

这本书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有朋友和同事警告过我，我太老了以至于无法开始学习新的伟大的文化和语言，我经常觉得他们有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学习中文并了解中国（尤其是与之比较可以更好地了解印度）一直鼓舞着我坚持了下来。我由衷感谢宋平（Song Ping）教授介绍我去厦门，巫达（Wu Da）教授介绍我去上海和北京。我一直受到他们圈子里的中国学者们的欢迎，其中包括杨美惠（Mayfair Yang）、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丁荷生（Kenneth Dean）、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宗树人（David Palmer）、周越（Adam Chau）、汲喆（JiZhe）、赵文词（Richard Madsen）、魏勤博（Rob Weller），还有许多其他人。我曾将我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伦敦经济学院（the

前　　言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CNRS), 新加坡国立大学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波士顿大学 (Boston University), 纽约新学院 (the New School in New York),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海大学 (Shanghai University), 复旦大学, 孟买的塔塔社会科学研究所 (Tata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上。这本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金泽教授翻译为中文。

没有乌得勒支大学 (Utrecht University) 的支持, 本书不可能完成, 他们授予我特聘教授, 使我可以自由地进行研究; 还有马克斯·普朗克学会 (Max Planck Society) 选我成为会员并任命我为新成立的德国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 in Göttingen) 的所长。我非常感谢乌得勒支大学后来的校长吉斯本 (Gispen) 教授、斯杜夫 (Stoof) 教授、范-迪尔斯威昂 (van der Zwaan) 教授以及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团格鲁斯 (Gruss) 教授和舍恩 (Schön) 教授对我及我工作所给予的信任。书稿的写作又进一步得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基金会和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基金会的资助。新的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极好的学术环境非常适合我所从事的比较工作, 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们, 特别是与我共同担任所长的史蒂夫·维托维克 (Steve Vertovec), 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

尽管这个项目比我们当初的设想花了更长的时间, 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弗雷德·阿佩尔 (Fred Appel) 一直给予了慷慨的支持。我还要特别感谢杜赞奇、克里斯·福勒 (Chris Fuller) 和杰佛瑞·科瑞普 (Jeffrey Kripal) 对书稿的肯定和建议。

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的大儿子在莱顿大学取得了汉学硕士学位,

亚洲的精神性——印度与中国的灵性和世俗

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The Secular and the Spiritual in India and China

他目前生活在北京，而我最小的儿子专门从事亚洲历史的研究。事实上，我们全家对亚洲的热爱使我感到很快乐。我的妻子吴心（Tâm Ngo）在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正在写一本关于越南赫蒙族（苗族）的书。没有她，我无法完成，仅以此书献给她，献给我们共同的未来，不仅在学术方面，还在其他各方面。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印度与中国	3
东方的灵性	7
宗教与民族主义	9
比较的框架	11
比较与翻译	17
文明的研究	21
受伤的文明	26
主题与视角	29
第二章 现代社会中的灵性	36
灵性的与世俗的	38
抽象与灵性	41
物质主义与“大变革”	43
全球转换	47
印度的灵性	48

亚洲的精神性——印度与中国的灵性和世俗

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The Secular and the Spiritual in India and China

圣雄甘地	52
泰戈尔	54
中国的灵性	58
时代精神	66
第三章 东方宗教的形成	68
现代东方主义	72
传统的历史	73
帝国相遇中的传统重塑	77
殖民知识与新的比较宗教学	81
缪勒与理雅各	84
大众东方主义：1893年世界宗教议会	89
第四章 印度与中国向现代性的转变	95
印度与中国的耶稣会士	99
印度的种姓、部落与婆罗门教	100
中国的基督教与鸦片	106
宗教的反帝运动	108
基督教教育	110
基督教协会	111
基督教的辩论与本土的回应	113
基督教的乌托邦与千禧年	115
印度的种姓与中国的千禧年论	120

目 录

第五章 世俗主义的巫术	122
韦伯式的“觉醒”	125
民间宗教	127
理性宗教	132
传教士对本土宗教的攻击	134
巫术与现代性	137
巫术的“东西”	140
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	143
巫术的治疗	143
印度与中国替代西方科学的方法	146
第六章 “拆庙建校”：比较印度与中国的世俗主义	148
中国的世俗主义	154
印度的世俗主义	166
中国的无神论与印度的世俗主义	171
第七章 灵体 (The Spiritual Body)	177
灵性的民族主义	181
政治的灵性	193
印度与中国的身体政治	196
第八章 印度与中国的穆斯林	201
伊斯兰教在亚洲的扩展	203

亚洲的精神性——印度与中国的灵性和世俗

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The Secular and the Spiritual in India and China

今日印度与中国的穆斯林	209
作为“局外人”的穆斯林	212
作为“局外人”的印度与中国的穆斯林	217
第九章 结语	220
参考书目	236

第一章 导论

本书详尽分析了印度和中国，以及它们是如何被西方的帝国现代性（modernity）所改变的。在我看来，现代性始于19世纪，其特征是政治上出现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经济上是工业化，意识形态上强调进步和解放。我所说的“帝国现代性”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现代性。本书对比较历史社会学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涉及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比较历史人类学，是由韦伯（Max Weber）^①创立的，并由其追随者所实践，其中以贝拉（Robert Bellah）^②和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③最为知名。它涉及对人类学理论的理解和诠释以及从民族志中所获得的真知灼见，格尔茨（Clifford Geertz）^④在其论著中有专门的讲解。然而，随着大量高水平的专业历史论著的迅速增多，学者们却将自己限于民族国家这个分析单位中。此外，通过

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宗教社会学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② 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 1927–2013），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其著名的“公民宗教”理论和宗教进化新论，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译者注

③ 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 1923–2010），当代以色列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④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美国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译者注

比较论著中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讨论，人们难以追踪这种解释分析的线索。^① 印度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及其现代化转变都是巨大的，而韦伯的调查研究使我们极大地增强了对它们的了解。这加大了对于印度和中国相比较的难度，但是我确信，在日益专业化的时代里，因为专家们关注的是单个的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y），那么如果比较的工作能够阐明那些被忽视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出现于 19 世纪的民族形态（nation-form），其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形态，^② 它不能被理解为某个特定社会的产物。如今民族形态是主导的社会形态，而印度和中国也已各自逐渐发展为民族国家。这就是为何要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比较印度与中国，尽管这两个社会的内部差异极大，而且其特定的民族形态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虽然印度与中国都具有全球化、现代性的特征，但是它们所走的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差异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被说明和理解。印度的民族形态与中国的民族形态是可比较的：它们都在具有深厚文化历史的庞大社会基础上，将广袤土地上有着悠久历史的民众统一起来。印度和中国在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其民族形态。本书所做的比较分析是民族形态的，它不是以非自然的或深厚的文明的、种族的历史为前提条件，但却是因历史条件

① 在历史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述中，没有宗教主题的索引，而解释的探讨被宏观因果关系的探讨所取代；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My review of Aviel Roshwald *The Endurance of Nationalism. Ancient Roots and Modern Dilemmas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9, 113 (4): 208–210.

② Etienne Balibar, *The Nation Form: History and Ideology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 13, No. 3 (Summer, 1990), 329–361.

而异的和碎片化的。^① 本书所做的比较分析，关注的是这两个民族国家在全球（帝国的）背景中所走的不同道路，论证已经远远超越方法论上有关民族主义的局限。^②

印度与中国

为什么要比较现代的印度与中国呢？与人们所假定的理由相反，比较并不是因为印度与中国之间没有长久的、连贯不断的相互作用。China 与 Mandarin 这两个词来自梵语的 *cina*（Chin 之地）和 *mantri*（使节）。国外文献中提到的“中央王国”（中国）这样的主要术语和从印度文化中的汲取，显示了这两个文明古国延续至今的长久不断的文化交流，而这种文化交流仅限于公元后的 1000 年间。然而，如此重要且延续千年的交流，大部分仅限于佛教的传播中。由于新印度教的虔诚派运动和伊斯兰教的传播，佛教在印度几乎消失时，这种交流也便逐渐结束了。佛教进入中国后，逐渐脱离了与印度的联系，变成完全中国化的佛教了。显然，我们不能低估佛教对中国思想的巨大影响，也不能否认佛教起源于印度。中国的信仰（belief）概念也许来自佛教的思想和梵语

^① My review of Aviel Roshwald The Endurance of Nationalism. Ancient Roots and Modern Dilemmas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9, 113 (4): 208–210.

^② 安德里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和尼娜·戈里珂·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在研究跨国移民的背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研究越境风险的背景时使用了这一术语，但我认为，从根本上说，现代社会科学及其问题与方法深植于民族社会与民族传统；Wimmer and Glick Schiller,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 Nation-State-Building,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Global Networks* 2, 4 (2002), 301 – 334; Ulrich Beck, “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2000), 79–105。

shraddha，它使信仰的教义与实践在宗教修行中占有核心地位。假若我们认识到来自印度思想的“信仰”的这种影响，对于了解中国的宗教实践将十分重要，因为中国宗教并非像某些人强调的那样 orthopraxy（而非 orthodoxy）。^① 人们虽然可以在今天中国的佛教寺院中听到梵语的颂唱（或咒语），而且每个识字的中国人都读过16世纪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其中的猴王受印度猴王神哈鲁曼^②的启发，去印度寻找智慧），但是与印度的相互作用却早就停止了。

当然，始终有大量流传的关于印度的、中国的和阿拉伯的商人在南海与印度洋的沿海从事贸易的故事，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郑和（来自中国南方的穆斯林）在15世纪率领庞大的船队到过印度和非洲。^③ 尽管这些故事都十分重要，但却不能表明印度与中国在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间的相互交流随着帝国和（或）宗教传统（诸如佛教）的扩展而有所增长。人们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中国在远东的交流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这个领域包括现在的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家。^④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交流的领域：印度既与伊斯兰世界交往，又与马来世界（包括现在的也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

① Robert Hymes, Some Thoughts on Asad, Geertz, “Belief” and Xin in Religion in China: Rethinking Indigenous and Imported Categories of Thought, paper presented at Fairbank East Asian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21–22, May 2005.

② 哈鲁曼（Hanuman），猴王神。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猴王神陪伴大神罗摩历经磨难，并帮助罗摩架桥渡海，最后打败魔王，光复王国。——译者注

③ Tansen Sen, *Buddhism, Diplomacy, and Trade: 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600–1400*, Delhi: Manohar, 2003.

④ Alexander Woodside, *Lost Modernities: China, Vietnam, Korea, and the Hazards of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西亚等国家）交往。^① 这些交流和相互作用，仅存在于彼此的边缘地带（尤其在马来世界），但在核心地带并没有相互的影响。16世纪以后，这些相互间的交流逐渐因西方人在整个区域的海上扩张而被控制，并且将该区域与更大的全球交流体系连接了起来。^②

无论印度与中国之间在前现代世界中的相互交流多么重要，都不是本书在此所做比较的基础。本书关注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帝国主义背景下的宗教与民族主义。本书以19世纪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帝国主义历史为出发点。虽然就世界历史而言，这段历史比较短暂，但它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形成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也是整个世界戏剧性转变的时期。^③ 西方的支配地位伴随着印度与中国的衰落。本书不仅比较了印度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比较了中国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印度与中国的现代性是在与帝国主义形成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这可以促进我们对比较现代性之文化史的整体理解。这种比较不仅由于它们是大体量的相邻社会（它们都有深厚的文化历史且对其周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它们有许多相似的和可比较的特征。从16世纪开始，印度由莫卧儿人（Mughals）统治，而中国由满洲人统治。两个王朝的统治者都来自外部，在许多方面与原有社会形态截然不同。伊斯兰教在莫卧儿人的特殊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满洲人的族群

① Engseng Ho, *The Graves of Tarim: Genealogy and Mobil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②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 I: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 – 1680*, Vol. II: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Munich: C. H. Beck, 2009.